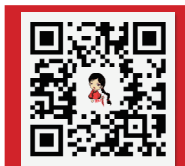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姜欣的朋友圈

湖南省妇联
党组书记、主席
姜欣扫一扫，看更多
姜欣朋友圈内容

编者按：微信朋友圈里包罗万象，已成为我们很多人了解朋友、了解社会的重要窗口。今天，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朋友的“朋友圈”——它的作者叫姜欣，是湖南省妇联主席，更是湖南许许多多女性的朋友。在她的朋友圈文艺抒情的文图中，您可读出一位高知女性的家国情怀、工作热情以及品质生活，更重要的是，您可从她不一样的女性视角里，感受到不一样的人生智慧。

她不慌不忙，平静坚强

这位唱歌的姑娘叫刘娟娟，是一个盲人。

要是事先不告诉我，我真看不出娟娟是个盲人。她漂亮、阳光、干净，而且她的眼睛里分明闪烁着灼灼光芒。

生活对娟娟是残酷的。两岁时，因一场高烧烧坏了眼睛，从此她再也不能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。好在，她的爷爷奶奶没有放弃她。因为身体弱，爷爷带她学游泳，小小年纪吃了无数苦头，身体在黑暗中反复碰撞跌倒，遍体鳞伤。然而她却因为游泳而成为了国家游泳队的一员，并成为残奥会冠军，拿过22块金牌。

刘娟娟退役后重返校园学习，认识了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，两人相爱、结婚、生子。一谈起家庭，娟娟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公公婆婆没有嫌弃过她的残疾；丈夫无微不至地关爱她，揽起了全部的家务活；孩子很小就知道，到哪



图：昵图网

都要搀扶着妈妈……为此，刘娟娟一家被评为全国“最美家庭”。

刘娟娟当然不止是有家庭，她是有事业的。现在她是长沙市按摩医院的医生，是乳腺治疗方面的专家。工作之余，她会热心地为社区服务。我见到她时，她头天晚上半夜从外地赶回来，第二天就在社区的道德讲堂上课。

刘娟娟的歌唱得特别好。她即兴为我们唱道：“走过了春和秋，走在阳光的路上，

花儿用笑脸告诉我，天空好晴朗……”

我很感动，不是因为她的励志故事，不是因为她的爱情幸福，不是因为她的阳光灿烂，而是她的平静——那种“千山万水都走过，人间值得”的平静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岁月，而这些艰难的岁月最后会变成整个生命中最精彩的日子。只要你挺过来了，你会发现，那些饱满的、柔韧的、坚强的经历带着无以言表的质感，支撑着自己慢慢往前走。虽然眼睛看不到光明，精神却绽放着明亮，摸着黑往前走，一定会看到前面温暖的光芒。

刘娟娟就是这样。她经历过很多人生变故，看淡了世事沧桑，内心已是安然无恙，眉眼里尽是笑意，笑容里全是坦荡。你阳光，世界就阳光；你美好，世界就美好。在这样的内心平静中，不慌不忙地坚强，成就着最美好的未来。



“绿帽子臆想症”让人胆寒

爱争输赢的网民最近很是疑惑：绿豆汤到底是红还是绿？由此还发生了“南北之争”。一提到“绿”，网友们就骂得很露骨。

其实绿色多好啊，代表和平、环保、生命、希望……可要是有人把它顶在头上，就会摊上大事。

汉人对“绿色”抱有复杂态度，源于对女性怀着的复杂情感。

记得当年《董小姐》红遍大江南北时，宋东野低沉唱道“爱上一匹野马，可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”，如此诗情画意的歌词，偏又被人误读了：爱上那么野的人，头上不顶着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才怪呢！

中国人为什么对“绿”这么敏感呢？这得怪“绿帽子”。

关于绿帽子，在汉文化当中有一个故事：古时候有一个美妇人，丈夫常年在外做生意，妇人在家寂寞难耐，与一布贩子好上了，怕事情败露，遂与布贩子商量，每次丈夫出门，给他带一顶绿帽子，布贩子看到他头上绿油油一圈，就去与妇人私通。

显然，这个故事是后人杜撰的。

“绿帽子”变身为中国汉文化中最独特的帽子，也是经过了几千年历史演变——清代翟灏在《通俗编》指出，春秋时代，有货妻女求食者，绿巾裹头，以别贵贱。

东汉以前，士大夫阶级所戴的乃是冠，而巾只能用于平民或贱民，当时的绿头巾就已是娼妓之家的专属。

嗯，古人用植物制成衣服，可衣服上植物原本的绿色却斑驳不堪，看上去脏兮兮的，自然会被有钱有势的人所鄙夷。

所以，在唐代，地方官吏对犯罪分子不用杖罚，“令裹碧头巾以辱之”（《闻见录》）。

到了元代，绿色服装限于“娼妓”、“乐人”所穿。《元典章》规定：“娼妓穿皂衫，戴角巾儿；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，裹青头巾。”

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，他干脆下诏：“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，以别士庶人服。”

他还明令让娼妓家的男子必须头戴绿巾，腰系红褙膊，足穿带毛猪皮鞋，不许在大道上走，只准“靠边走”。

由此一来，人们见着戴“绿巾”的人，便晓得他家“另一位”干的是什工作，如此广而告之，比脸上刺字还要伤人。

中国汉人最害怕的这顶帽子，创始人为什么会是老朱呢？源于他的疑神疑鬼。

有一天，一位妃子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就兴冲冲告诉了老朱。老朱很开心啊，可不顺心的是，孩子早产生了。

早产本来也不是啥问题，可老朱觉得有问题。他怀疑这位妃子给自己戴了绿帽子，后来把孩子抱来一看，脸色顿时就绿了：这小朱咋越看越不像老朱呢？

朱元璋把那妃子抓起来，赐她穿上“铁裙”。这玩意是老朱自己研发出来的刑具，由铁片打造而成，形如裙子，逼犯人穿上，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，想想都残忍之极啊。

到了清末，才子易实甫（我湖南人哦）用“帽儿改绿，顶子飞红”描绘当时官场的性贿赂。自此之后，“绿头巾”正式更名“绿帽子”。

在古代，男人们有三妻四妾。可一旦女人越雷池一步，就要穿铁裙、坐木驴、浸猪笼，生不如死。

老朱之流更狠！他生前嫔妃无数，生活可谓绿意盎然。可他蹬腿驾崩之后，要40多个嫔妃殉葬，谁也没机会在他头上添一片绿色布帛……

这些历史故事就是赤裸裸、明晃晃地告诉我们：女人如果给男人戴上绿帽子，男人就会对女人捅进红刀子。

本质上，绿帽和乌纱帽一样，都是代表男权的力量和权威，只不过一个“弱爆了”，一个“劲爆了”。

所以嘛，几千年来，中国男人并不是跟绿巾绿帽杠上了，更不是讨厌“绿”字，而是他们希望维持男权尊严，并由此培育了一个词汇或一个物件，来污名化某些女性权益。

写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朋友讲述的一个故事。

在少年时代，A先生和B女士的爱情历经千辛万苦，他们爱得炽烈；后来，A先生求财于海南，B女士求学于海外；再后来，A先生沦为中年油腻男，可B女士拿到美国绿卡。

重点是，他们昔日的朋友们也大多认为：B女士为啥能拿到绿卡呢？是因为她给A先生戴了一顶绿帽子，嫁给了一个老外啊！

他们全然不理睬，B女士与那老外同学是多么地志趣相投。朋友甚至还转述他们的总结：“每一张绿卡可能有一顶绿帽。”

这就是某些混蛋的混账逻辑——即便是到了今天，他们很多时候还带着绿色眼镜看女人，总觉得女人靠“绿帽”获取“绿卡”。

朱元璋要娼妓家的男子头戴绿巾，固然让人心颤；可有些现代国人对女性成功背后的“绿帽子臆想症”，更是让人胆寒。

女人词典



邓魏

今日女报社助理总编辑。爱好广泛，但求“胸中有墨，脑子无水”，目前常用男人笔墨写女性文章。



扫一扫，看《女人词典》专栏